

浅析东南亚地区出土(水)的龙泉青瓷

遗址概况、分期及相关问题分析

项坤鹏

(故宫博物院 北京 100009)

内容提要 近年来在东南亚地区的一些陆地遗址以及相关海域的沉船遗址中发现了数量颇多的龙泉青瓷,年代从南宋早期延续到明代中期。龙泉青瓷器在东南亚地区的发现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上龙泉青瓷器对该地输出的情况。东南亚地区出土(水)龙泉青瓷器器形有碗、盘、洗、瓶、香炉、罐、梅瓶、高足杯、盆、盒、壶、匜等,其中以碗、盘、罐较为多见,在当地主要的用途为:生活用器、祭器、随葬用器、葬具和陈设器等。龙泉青瓷大量外销东南亚地区,对当地的制瓷手工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关键词 东南亚地区 龙泉青瓷 出土(水)

中图分类号 K876.3

文献标识码 :A

龙泉青瓷在我国陶瓷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不仅行销国内,而且远输海外。东南亚诸国临近我国,地处东西贸易要道,在历史上与我国的联系颇为密切,是龙泉青瓷外输的重点区域之一。近年来在东南亚地区的一些陆地遗址以及相关海域的沉船遗址中发现了数量颇多的龙泉青瓷,年代从南宋早期延续到明代中期。龙泉青瓷器在东南亚地区的发现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上龙泉青瓷器对该地输出的情况。本文拟对东南亚地区出土(水)龙泉青瓷器的遗址进行概括介绍,并结合目前龙泉青瓷器考古研究的成果,对在这些遗址中发现的龙泉青瓷器进行分期研究,进而对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一 东南亚出土(水)龙泉青瓷的遗址概述

龙泉青瓷外输东南亚地区,在文献中早已有记载。宋代赵汝适在《诸蕃志》中即已提到当时人以瓷器与东南亚进行贸易。明确记载龙泉青瓷输入东南亚地区的文献,如元代汪大渊《岛夷志略》^[1],书中提到当时的商贾以“处州瓷”与“无枝拔”、“麻里鲁”、“苏禄”、“旧港”、“花面”等地进行贸易,换取当地特产。处州瓷即龙泉青瓷,据《岛夷志略校释》考证,无枝拔为现在的马来西亚马六甲一带,麻里鲁为现在的菲律宾马尼拉,苏禄为现在的菲律宾的苏禄群岛,旧港为现在的印度

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东南部巨港,花面则为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北部的巴达克(Batak)人及其居住地。

随着近年来考古工作的发展,东南亚所发现龙泉青瓷的地点已经远远超过了文献记载,包括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柬埔寨、新加坡等国的诸多地区都有龙泉青瓷器出土。在这些地区中,不仅包括陆地遗址,还有沉船遗址。

(一)陆地遗址

根据目前的资料来看,印尼和泰国出土龙泉青瓷的陆地遗址较多,另外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柬埔寨、越南、文莱以及缅甸等国也有相当数量的龙泉青瓷出土。印尼的地理范围包括苏门答腊、爪哇、加里曼丹(婆罗洲)中南部、苏拉威西等岛屿,而龙泉青瓷几乎遍及印尼各地,其中以南苏拉威西、西加里曼丹、东爪哇和占碑港等地出土量最为丰富,总计数量超过2万件^[2]。泰国的奥姆科伊遗址(Om Koi)、达信玛哈勒国家公园遗址(Taksin Maharat National Park Sites)等许多遗址都发现了龙泉青瓷^[3]。此外,菲律宾的卡拉塔甘(Calatagan)地区、马尼拉(Manila)的圣安娜(Santa Ana)地区、马尼拉东南雷库那(Leguna)湖的内湖地区^[4]、马来西亚的吉打(Kedah)河(Merdok)江湾地区、霹雳州的低拉塞林辛地区、马六甲(Ma-

收稿日期 2011-12-10

作者简介 项坤鹏(1983-) 故宫博物院科研处馆员 主要研究方向 古代陶瓷。

lacca)地区、沙捞越三角洲的丹戎·铁鄂(Tangong Tego)小海峡地区、吉打(Kedah)州的布央谷(Lembah Bujang)地区、塞若坎(Serokam)地区、班茶村(Tanjong Dawai)地区、赛兰葛(Selangor)州的龙溪(Dengkil)地区、彭亨的刁曼岛(Pulau Tioman)地区、彭·帕亨坎(Pekan)地区,新加坡的克拉默依斯干达沙(Keramat Iskandar Syah)遗址^[5],柬埔寨的吴哥城(Angkor Thom)^[6]和十二塔庙(Prasat Suor Prat)^[7],越南红河(Hong Song)流域以及北部青化(Thanh Hoa)各地的古墓^[8]、缅甸的麻尔达萌城^[9]、文莱的吉都柯达巴^[10]等地区都出土有一定数量的龙泉青瓷。总体来说,东南亚几乎到处可见龙泉青瓷的踪迹。

(二)沉船遗址

近年来随着水下考古的发展,在东南亚发现了大量的沉船遗址,其中不少沉船所载货物中包括有龙泉青瓷,现将较为典型的沉船举例叙述:

惹巴拉沉船(Jepara Wreck),1997年发现于印尼惹巴拉的中爪哇镇(central Javanese town)。船上所载瓷器除了龙泉青瓷外,还有宋代中晚期福建德化和同安窑瓷器以及景德镇的青白瓷。该船可能从福建泉州出发,目的地是惹巴拉、图班或者东爪哇的格雷西(Gresik),年代可能为12世纪^[11];布雷克海滩沉船(The Breaker Shoal Wreck),该沉船于1991年被发现于菲律宾巴拉望西南(south-west of Palawan)的布雷克海滩,共出水龙泉青瓷300余件,此外还有青白瓷、褐釉瓷器、黄釉瓷器、黑釉、白瓷、磁州类型的釉下黑彩等,这些瓷器可能来自福建、浙江、广东等地的窑口,推测该沉船的年代为12~13世纪^[12];朗奎宛沉船(Rang Khwian Shipwreck Site),该沉船遗址在泰国湾的朗奎宛岛附近,在沉船中发现了13至14世纪的龙泉青瓷碗^[13];图里昂(Turiang)沉船,该沉船位于距离马来半岛东部约一百海里处。所载瓷器除龙泉青瓷外,还包括泰国瓷器、越南瓷器,以及中国广州黄釉和青釉瓷器,该沉船的航行目的地为婆罗洲或者苏拉威西,推测其年代为1305~1370年(元代中后期)^[14];伯拉纳坎沉船(Belanakan Wreck),该沉船位于西爪哇的乌戎格拉旺(Ujung Kerawang),与龙泉青瓷伴出的有越南青花瓷器、泰国宋加洛瓷和中国青花瓷器,该船的目的地可能是图班的莫焦帕黑(Mojopahit)港口,年代约为15世纪^[15];巴卡奥(Bakau)沉船,该沉船于1999年被发现于距离印尼卡里马达海峡(Karimata)西边的巴卡奥岛24海里处,船上所载

的瓷器包括龙泉青瓷、泰国素可泰窑瓷和宋加洛窑瓷,该沉船的年代可能为15世纪初,为中国制造,从中国南部,经泰国至印度尼西亚^[16];龙泉(Longquan)沉船,发现于距马来西亚海岸线23海里,水下63米处,据估计该遗址共有瓷片10万件,其中40%是中国瓷器,40%是西萨差那莱窑青瓷,还有20%是素可泰瓷器^[17];圣克鲁斯(Santa Cruz)沉船,该沉船位于吕宋西北三描礼士省(Zambales)圣克鲁斯海岸附近,出水的瓷器除龙泉青瓷外还包括青花瓷、白瓷、青瓷、黄釉瓷、绿釉瓷等,沉船年代属明代中期的弘治朝(1488~1505年)^[18];榆亚暗沙沉船(The Investigator Shipwreck),该沉船位于榆亚暗沙(Investigator Shoal)东北,巴拉巴克海峡(Balabac Strait)对面,出水瓷器主要来自福建各地的窑口,此外还有景德镇瓷以及龙泉青瓷,其中以龙泉青瓷和福建瓷器所占的比例较大^[19]。

除以上沉船遗址外,还有位于菲律宾潘达南岛(Pandanan Island)与巴拉望岛之间狭长水道的一艘古代沉船^[20]以及位于位于马来西亚与文莱公海水域的马拉内(Maranei)沉船^[21],在这两艘沉船所出土的瓷器中,都可能有龙泉青瓷存在。

二 东南亚地区出土(水)龙泉青瓷分期

从20世纪50~60年代以来,相关文物部门就对龙泉窑遗址开展了多次考古调查^[22]。1979~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联合对龙泉东区进行了发掘,并对出土的龙泉青瓷进行了分期与断代研究^[23]。2006年至2007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龙泉大窑枫洞岩窑址进行了考古发掘^[24],出土了大量的龙泉青瓷,目前出土瓷器的分期断代工作正在进行当中,这些工作使得我们在对东南亚发现的龙泉青瓷进行年代分析时可以有所依循。另外,一些纪年墓中龙泉青瓷器的出土,也为东南亚发现的龙泉青瓷的年代分析提供了可靠的依据。目前来说,大部分材料对东南亚地区发现的龙泉青瓷的记载非常简略,其中一些资料虽然对年代有所分析,但是结论有待商榷。有鉴于此,现拟结合相关研究成果,选取东南亚地区出土(水)的龙泉青瓷中有代表性的产品,将其年代分成几个阶段:

(一)南宋早期

总的来说,东南亚地区发现的这一时期的龙泉青瓷数量较少,有详细记录的资料不多,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在苏门答腊北部出土的一件龙泉青瓷盘,该盘口径31、高8.1、足高0.9厘米,窄

圈足,修足规整,青灰釉,细微开片,釉中布满气泡,内壁饰卷叶纹,外壁饰刻划漩涡纹^[25],此种形制的碗在龙泉东区出土物中曾有发现^[26],根据《龙泉东区窑址发掘报告》分析,年代当为南宋早期。由此可知,在南宋早期龙泉青瓷就已经开始输出至东南亚地区了,至于这个年代能否提前至北宋时期,还不得而知。一般我们认为,北宋时期为龙泉窑的初创时期,产品质量尚不成熟,且北宋政府对海外贸易的态度也远不及南宋政府积极,因此推测彼时龙泉青瓷尚未出现于东南亚地区,存在一定的可能性。或许在东南亚地区早已出现北宋龙泉青瓷,但限于作者的能力和资料的掌握,尚未收集到相关资料,也极有可能。

(二)南宋晚期

这一时期的龙泉青瓷在东南亚地区相对较多,目前所见以印尼和菲律宾两地的资料居多,以此二者为例:在菲律宾发现三件龙泉青瓷注壶,质量较高,器身由两部分模制上下拼合而成,呈瓜棱形或者饰蔗段纹、莲纹^[27],在南宋景定四年(1263年)樟树寒山墓中曾出土一件腹部带莲瓣纹的小壶,与其中的一件风格相同(图一)^[28]。在印尼的中国城遗址出土有两件烧粘在一起的龙泉青瓷废品碗^[29],碗外壁刻划宽肥的莲瓣纹,底足上下等宽,这与《东区报告》中三型Ⅱ式碗形制相近,其年代应为南宋末期^[30]。另外,在雅加达湾发现有一件龙泉青瓷碗,敞口,弧腹,小圈足,外腹部饰莲瓣纹^[31],南宋德祐元年(1275年)潘氏墓中出土有相同类型的碗(图二)^[32]。南宋晚期出现在东南亚的龙泉青瓷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都要优于南宋早期,这也反映了龙泉窑产品自身的发展过程。依上文所述,南宋早期和晚期龙泉窑产品均在东南亚地区有所发现,但尚缺少南宋中期的产品,鉴于南宋存在时间相对较短,已发现产品年代的断定存在上下浮动的区间以及资料的难以穷尽等原因,这一缺环的出现似乎不难理解。

(三)元代

在廖内群岛出土有一件龙泉青瓷洗,折沿,外腹壁饰凸起莲瓣纹,内底贴塑双鱼,双鱼朝着相同的方向,外底贴塑三鱼,三鱼相叠,鱼头也朝着同一个方向^[33]。这种外腹部饰莲瓣纹的折沿洗,在龙泉东区大白岸窑址群也有出土,《东区报告》将其年代定为元代^[34]。在都州岛发现有一件贴塑双鱼龙泉洗^[35],折沿,外腹壁饰凸棱莲瓣纹,内底贴塑双鱼,器型与廖内群岛所发现的洗相



图一// 江西樟树寒山墓出土南宋龙泉青瓷莲瓣纹壶



图二// 浙江龙泉青瓷潘氏墓出土南宋德祐元年莲瓣纹碗



图三// 内蒙古集宁路遗址出土元代龙泉青瓷棱纹鼓腹罐

似。在泰国的朗奎宛沉船(Rang Khwian Shipwreck Site)中发现了龙泉洗^[36],斜直口,斜腹,平底,内底刻划一圈弦纹,该沉船的年代为13世纪^[37],再结合该洗的器形特征,可以推测其年代大致为元代。在西加里曼丹地区出土有一件龙泉青瓷罐,直口,矮领,鼓腹,外腹部饰棱纹^[38],在内蒙古集宁路遗址(图三)^[39]出土有形制相近的罐。在菲律宾出土有洗、粉盒、葫芦形瓶、罐及注壶等。洗为平折沿,内底饰模印双鱼,底均匀凹进,修足规整,施釉及底^[40],该洗与上文提及的都州岛出土贴塑双鱼洗风格相近,另外在内蒙古集宁路遗址(图四)^[41]、龙泉大窑枫洞岩窑址(图五)都曾发现这种类型的双鱼洗,粉盒盒盖上饰刻划花纹,内部饰贴塑花卉纹^[42],在新安海底沉船中发现有风格相似的粉盒,年代为元代,葫芦形瓶及注壶,器身呈葫芦形,注壶带长流,分段模制而成,修足规整,施釉及足^[43],在浙江省杭州市朝晖路元代窖藏出土过风格相似的葫芦形注壶(图六)^[44],在浙



图四// 内蒙古集宁路遗址出土元代龙泉青瓷贴塑双鱼洗



图五// 浙江龙泉大窑枫洞岩出土龙泉青瓷贴塑双鱼洗

江省青田县鹤城镇前路街窖藏出土过风格类似的葫芦形瓶(图七)^[45]。小罐数量较多,呈球形,有的肩上带双系,或者不带系,有的带三个系(较少),素面或者有浅的刻划纹装饰,刻划纹饰包括:器身上端饰龙纹、花卉等,下端饰漩涡状云纹等,底部无釉,器身分两段粘合而成^[46]。小罐在龙泉窑产品中较为多见,福建大练岛遗址发现有带双系和不带系的无纹饰小罐(图八、图九)^[47]以及模印缠枝菊纹的双系小罐(图十)^[48]。马来西亚的图里昂(Turiang)沉船出水有数件龙泉青瓷盖罐和盘^[49],罐中较大的高约28厘米,圈足较厚,裹底,装饰刻划莲纹,在下腹部还饰有仰莲纹。其中一只罐内部饰有模印花纹。一同出水的还有四个盖子。一个盖子较小,无纹饰,其它三个盖子有花蒂形钮,口沿处呈花瓣状,内部有刻划花纹装饰,一个内部饰字铭;另外两件较小的罐,高约14~15厘米,四个盖子,较前面的盖子略平,其中一个盖子饰刻划纹。盘子最大口径约45厘米,有模印或者刻划纹装饰,有的为平沿,有的为菱口,乳浊釉较厚,施釉及足,还有一些盘,口径约26~28厘米,

中间有模印花纹装饰,有的内腹部饰菊瓣纹,还有的盘器形更小,口径约25~26厘米,圈足更小,折沿,尖唇稍敛,沿面微凹,足端施釉,足底有垫烧痕,乳浊釉,釉色不匀,釉层较厚,有冰裂纹,还有两件盘,口径约25.5、高约5.5厘米,折沿,尖唇稍敛,沿面微凹,内腹部饰菊瓣纹,裹足刮釉,足端有釉,底部有圆形垫烧痕。根据船上所载的货物推测,图里昂沉船的年代为1305~1370年之间,结合这些罐及盘的器形,基本可以断定其年代为元代。

东南亚地区发现的元代龙泉青瓷器形众多,包括罐、洗、盘、壶等。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时期的龙泉青瓷中,发现了多件龙纹器物,除上文提到的西加里曼丹龙纹罐、菲律宾龙纹小罐外,在印尼的中国城遗址中出土有龙纹罐,苏门答腊地区发现有装饰龙戏珠纹饰的盆、贴塑龙纹的大盘以及模印龙纹的小罐等。龙纹历来为中国所尊崇,根据日本学者矢部良明的调查,宋代已经开始规定双角五爪龙成为皇室的标记,并为以后历代王朝所承袭^[50]。虽然元朝早期统治者对龙纹没有严格禁限,但是元仁宗年间已经开始禁止



图六// 浙江杭州朝晖路元代窖藏出土龙泉青瓷葫芦形注壶



图七// 浙江青田县鹤城镇前路街窖藏出土龙泉青瓷葫芦形瓶



图八// 福建大练岛出土龙泉青瓷双系小罐



图九// 福建大练岛出土龙泉青瓷无系小罐



图十// 福建大练岛出土龙泉青瓷模印缠枝菊纹双系小罐

非皇室成员使用双角五爪龙,《元史·舆服一·服色等第》记载:仁宗延祐元年冬十有二月 命中书省定立服色等第于后。一,蒙古人不在禁限,及见当怯薛诸色人等,亦不在禁限,惟不许服龙凤文。龙谓五爪二角者。《元典章》卷二九记载:延祐二年(1315年)二月,钦奉圣旨,谕内外百官大小官吏军民诸色人等:朕临宝御,励志俭勤,思与普天同臻至治 命中书省立定服色等第于后:一,蒙古人不在禁限,及见当怯薛诸色人等不在禁限。惟不许服龙凤文(原注:龙谓五爪二角者)。^[51]总体来说,龙纹器物在元代应该等级较高,这些器物上的龙纹装饰虽然不确定是所谓“五爪二角者”,但是该类龙纹器物在东南亚地区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元代的皇室与当地存在商品上的交换活动,这种交换的形式可能表现为朝贡与回赐,也可能表现为商业上的贸易关系等。

(四)明代早中期

龙泉大窑枫洞岩窑址的发掘表明,明代早期是龙泉青瓷发展的一个高峰时期。在印尼的旧图班港发现有龙泉青瓷高足杯^[52],侈口,圆唇,鼓腹,喇叭形足,施釉及足,足底斜削,从器型上判断,该高足杯喇叭足较长,呈现明代早期特征。巴卡奥(Bakau)沉船中也发现有龙泉青瓷高足杯(图十一)^[53],口微侈,口沿下内束,鼓腹,喇叭形足较高,上带数圈弦纹,施釉及足,龙泉大窑枫洞岩窑址明代地层中发现有相同类型的器物。菲律宾的圣克鲁斯(Santa Cruz)沉船出水有龙泉青瓷碗、盘、香炉等,盘可分为三类:一类器形较大,平沿或者卷沿,模印花枝纹饰;一类器形中等,平沿、卷沿或者沿部内敛,有的还刻有弦纹,印有花枝、荷花、波浪等纹饰,还有一类器形较小,有的八角形边,器身有缠枝花、牡丹、印章、字铭、垂叶、篦划纹、麒麟等纹饰。碗器形较小,饰有莲纹,口沿处饰回纹,香炉,贴塑兽头,模印花枝等,有的于外口沿处贴塑鼓钉。根据出水器物判断,该沉船的年代当为明中期的弘治朝(1488~1505年)^[54],因此,再结合该沉船出水的龙泉青瓷的器型、纹饰等判断,这些器物的年代当为明代中期或者稍早。

东南亚地区发现的龙泉青瓷的年代下限几乎截止至明代中期,明代晚期及其以后的龙泉青瓷在当地比较少见,不仅陆地遗址少有发现,沉船遗址中也少见龙泉青瓷的踪迹。明代中晚期的沉船遗址,如:泰国海域的梭桃邑(Sattahip)沉船(16世纪)^[55]、泰国湾中部沉船(16世纪)^[56]、寇克兰德(Koh Kradad)沉船(17世纪早期)^[57]、帕提亚沉船(17世纪早期)^[58]、菲律宾海域的圣迭哥号沉船(1600年)^[59]、马来西亚海域的皇家南海沉船(±1550年)^[60]、宣德沉船(±1540年)^[61]、信泰(Singtai



图十一// 浙江龙泉大窑枫洞岩出土龙泉青瓷高足杯

±1550年)沉船^[62]、越南海域的富国岛(Phu Quoc)沉船(14~15世纪)^[63]、惠安(Hoi An)沉船(15世纪)^[64]、平顺(Binh Thuan)沉船(1608年)^[65]等,在这些沉船的遗物中都几乎不见龙泉青瓷。

三 相关问题分析

外输至东南亚的中国陶瓷器,并不只是龙泉青瓷单独一个品种,还有福建、广州一些窑口的瓷器产品以及景德镇瓷等,另外以泰国为主的东南亚制瓷业兴起后,这些陶瓷产品也在东南亚地区传播。那么,在与这些陶瓷品种在数量上的比较中,龙泉青瓷究竟在东南亚的瓷器市场上占多大的份额?此外,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龙泉青瓷自南宋早期开始,就已经输出到东南亚地区,之后经历元朝而至明代早中期一直延续不断,而且范围涉及到东南亚的大部分地区,但是明代中期以后,东南亚地区的龙泉青瓷数量渐少,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了这一情况的产生?还有,龙泉青瓷器输入东南亚地区,在当地究竟作何用途?以上问题,都值得思考。

(一)龙泉青瓷在东南亚的瓷器市场中所占份额

东南亚的相当一部分地区都可见龙泉青瓷的踪迹,那么,龙泉青瓷在东南亚的瓷器市场中所占的份额如何?跟同时代的瓷器相比,其是否能够占主要甚至是主导性的地位?

根据上文提到的沉船遗址资料,12世纪的惹巴拉沉船遗址中出水了大量的福建青瓷和景德镇青白瓷,但是龙泉青瓷的数量非常少,在14世纪的图里昂沉船遗址所出水的瓷器中(表一),泰

国瓷器的数量占57%,中国瓷器占35%,其中龙泉青瓷的数量仅占中国瓷数量的10%,占瓷器总数的3%;15世纪的巴卡奥沉船遗址中出水有泰国素可泰瓷器、宋加洛瓷器,越南瓷器以及中国的白瓷、褐瓷、青瓷等,其中泰国瓷器的数量占绝大部分,其余的瓷器品种(包括龙泉青瓷在内)数量较少;15世纪的龙泉沉船遗址,共出水瓷器约10万件,其中泰国瓷器占总数的60%(其中泰国宋加洛青瓷约占40%,素可泰瓷器约占20%),而中国瓷器只约占40%,还包括青瓷和白瓷,可知龙泉青瓷在其中所占的份额不是很大。从陆地遗址中出土的资料来看,根据日本学者青柳洋治的调查^[66],12至13世纪(宋代末期),福建瓷器广泛流行于东南亚岛屿;13世纪晚期至14世纪(元末至明初),东南亚地区所出土的多数瓷器产于福建泉州及其周边地区,青瓷来自浙江龙泉地区,景德镇青花瓷器则较为少见;15至16世纪早期(明初),青花瓷已经成为当时主要的外销瓷。由此我们是否可以推测得知:自南宋初期龙泉青瓷出现在东南亚地区开始,到明代中后期龙泉青瓷渐渐少见于东南亚地区止,龙泉青瓷均在东南亚的瓷器市场中占有一定份额,但是在数量上可能无法占据主导性地位。根据上述数据分析,自宋代至元末明初,在东南亚地区所发现的中国瓷器中,福建地区的瓷器产品数量是比较多的,明初以后,随着景德镇的崛起,生产规模日益扩大,景德镇瓷器开始占据主流地位。

(二)明代中期以后龙泉青瓷少见于东南亚地区的原因

主要原因在于其自身的衰落。明代中期以后,龙泉窑的产品急剧减少,根据2006年9月至2007年1月对龙泉大窑枫洞岩遗址的发掘结果,龙泉大窑遗址所出土龙泉青瓷的年代范围为南宋晚期至明代中期^[67],少见明代中期以后的产品,这说明明代中期是龙泉青瓷发展的一个转折点,至此之后,龙泉青瓷的发展便逐渐由盛而衰。这一点在文献中也有反映,《乾隆龙泉县志》卷三《赋役志》物产条记载:明正统时顾仕成所制者已不及生二章远甚,化治以后质粗色恶,难充雅玩矣。^[68]由此可见明正统时期龙泉青瓷的质量已经开始走下坡路,到成化、弘治朝的时候,质量已经比较差了。至于龙泉青瓷为什么会衰落,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宫廷对烧窑地点以及进贡瓷器品种的调整是一方面;景德镇瓷业的兴起以及龙泉青瓷自身创新机制的缺失也是一方面^[69];另外明

表一// 图里昂沉船出土瓷器数量及比例概况

瓷器种类	数量	百分比
泰国 素可泰釉下彩盘	2500	46%
泰国 其它素可泰釉下彩瓷器	500	
泰国 西萨差那莱早期黑釉瓷器	100	11%
泰国 西萨差那莱早期釉下彩瓷器	100	
泰国 西萨差那莱早期绿釉瓷器	500	
泰国 西萨差那莱早期施釉炆器罐	30	
泰国 素攀武里 罐	5	
越南 釉下彩碗	500	8%
中国 广东单色釉碗	500	35%
中国 广东青瓷碟	700	
中国 广东黄釉罐、瓶	40	
中国 广东其它黄釉瓷器	800	
中国 龙泉青瓷器	200	
总计	6475	100%

正统年间龙泉地区发生的矿工起义可能也严重影响了龙泉窑的生产^[70]。此外,明代政府长期实行海禁,自郑和下西洋后一直到隆庆年间开关,在这一段时间内,明朝官府和民间的对外贸易相对处于低潮时期,中国瓷器在国际市场上数量的减少,给了日本、泰国和越南等国所生产的瓷器很大的市场空间,以泰国和越南为代表的东南亚瓷业兴起,并在东南亚的瓷器市场上占据了很大的份额。这一点在上文提及的东南亚地区沉船遗址的出水资料中可以得到证实,这可能也是明朝中期以后龙泉青瓷少见於东南亚地区的原因之一。

(三) 东南亚地区所发现龙泉青瓷的用途

东南亚发现龙泉青瓷的遗址大致可分为几类:第一类是生活遗址,以印尼居多;第二类港口遗址,以泰国、马来、新加坡等国居多;第三类是墓葬遗址,以菲律宾、越南居多;第四类是寺庙、佛塔地宫等遗址,以泰国、柬埔寨居多。在此基础上,结合龙泉青瓷器形特点以及参考在中国本土对龙泉青瓷的使用方式,可以将其用途大致分为以下几类:

1. 生活用器

在中国瓷器传至以前,东南亚大部分地区所使用的食器,主要为树叶或本地烧的粗制陶器,只有统治阶级和上层人物才使用金、银等金属制器皿。《诸藩志》苏吉丹条记载:饮食不用器皿,絨树叶以从事,事已则弃之^[71];登流眉条记载:饮食以葵叶为盘,不施匕筋,掬而食之^[72];渤泥国记载:无器皿,以竹编贝多叶为器,食毕则弃之^[73]。当中国瓷器传至这些地区时,便受到普遍欢迎,《东西洋考》卷四《西洋列国传》文郎马神条记载:初盛食以蕉叶为盘,及通中国,乃渐用瓷器。^[74]《瀛涯胜览》占城国条记载:中国青瓷盘碗等品,纓丝绫绢烧珠等物甚爱之。^[75]《诸藩志》三屿蒲哩噜条记载:穷谷别有种落,号海胆,人形而小,眼圆而黄,虬发露齿,巢于木颠,或三五为群,潜伏榛莽,以暗箭射,人多罹其害。投以瓷碗,则俯拾忻然跳呼而去。^[76]盘、碗等器物的输入改变了当地人民的饮食方式。

从出土情况看,东南亚地区的不少生活遗址中都发现有龙泉青瓷器,如:印尼的中国城遗址、司马威遗址、万丹的吉兰地区、德罗乌兰地区、泰国的泰国的奥姆科伊遗址、达信玛哈勒国家公园遗址、西萨差那来古城遗址、素可泰古城遗址、班萨拉恩攀遗址、西玛哈坡遗址、萨莫拉考特遗址、冬凯路遗址、帕罗特遗址、东孔遗址、古阿瑜陀耶

宫遗址、瓦威昂遗址、班萨攀遗址、帕威昂遗址、沙廷帕遗址等。在这些遗址中发现了为数众多的龙泉青瓷器,包括碗、盘、罐、壶、瓶、盆等,这类器物大多被用作生活用器,因此说明龙泉青瓷器在东南亚人民的日常生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从东南亚出土情况来看,不仅有质量精美的器物,如龙纹大盘、精致小碗等,也有制作粗糙的器物,例如在印尼的中国城就出土有粘连在一起的龙泉碗,这说明龙泉青瓷的使用并不仅限于达官贵人,而是已经普及到普通百姓的生活中去,前面文献对当地人民生活的描述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2. 祭器

在东南亚的一些地区,人们把中国陶瓷当作仪式上的祭器,认为它们外观漂亮大方可以媚神,轻扣之可以发出清脆的响声而能够通神,有的地方的祭祀者们还用头顶着盛有贡品的瓷碗舞蹈娱神^[77]。在泰国的许多寺庙遗址,如瓦玛哈勒彭世洛遗址、瓦班第欣遗址、帕萨满欣历史公园遗址、瓦查奥普拉遗址、瓦萨姆遗址、瓦拉迟特萨兰姆遗址、瓦朗遗址、瓦西扬遗址等,都出土有12~14世纪的龙泉青瓷碗、盘。特别是瓦玛哈勒彭世洛遗址和瓦班第欣遗址,其性质为祭祀大殿,所以推测在这类遗址中出土的一些龙泉青瓷器有可能被用作祭器。

3. 随葬用器

古代东南亚一些不信仰伊斯兰教的地区,如菲律宾的一些地方,普遍地把中国瓷器用于殉葬。从考古资料来看,印尼国家考古研究中心于1980、1982、1984年分别对印尼的塞拉亚进行了考古发掘,在墓葬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中国陶瓷器,其中就有为数不少的龙泉青瓷。泰国的达信玛哈勒国家公园遗址和阿帕依遗址皆为墓葬遗址,在这两个遗址中也发现有龙泉青瓷碗、盘等瓷器。在泰国的一些寺庙的地宫中,如瓦帕西玛哈萨特披集遗址、瓦玛哈勒碧差汶遗址和瓦帕西萨菲特遗址都出土有龙泉青瓷罐。在菲律宾的卡拉塔甘地区众多墓葬中发现有大量的龙泉青瓷,许多小罐常放在尸体头部周围^[78]。另外在越南红河流域以及北部青化各地的古墓中也发现有龙泉青瓷器。龙泉青瓷器在东南亚,尤其是菲律宾墓葬遗址中的大量出土,说明龙泉青瓷器在东南亚地区曾被作为随葬用器使用。

4. 葬具

在泰国的瓦玛哈勒碧差汶遗址位于祭祀大殿后面佛塔地宫中出土有一件用来装骨灰的龙

泉青瓷双系罐,由此可见,龙泉罐在东南亚地区曾被用作葬具。

5.陈设器

在中国往往把龙纹大盘、花瓶之类的精美瓷器用来陈设,在西亚通常把瓷器镶嵌在墙壁或者柱子上,用作装饰,在印尼一些富有的家庭中,也会把中国瓷器当作装饰品摆设出来。在北苏门答腊发现有元代龙泉青瓷贴塑龙纹大盘,在泰国的帕威昂遗址也发现有龙泉青瓷龙纹盘、双鱼纹盘和花瓶,在素可泰古城遗址发现有龙泉青瓷模印莲纹双耳瓶,这些龙泉青瓷器极有可能就是用来陈设的。

四 结语

从我国沿海地区来看,西沙群岛等中国沿海地区和南海一号沉船、福建泉州后渚沉船等一些沉船遗址,均发现了为数颇多的龙泉外销青瓷。西沙群岛地处中国与东南亚海上贸易的交通要道,南海一号沉船和后渚沉船的航行目的地应为东南亚地区,因此在这些地区发现的龙泉青瓷,大部分都是销往东南亚地区的产品。此外韩国的新安海底沉船中发现的龙泉外销青瓷也与东南地区发现的龙泉外销青瓷在器类、装饰等各方面都存在着相同之处。这些都说明了龙泉青瓷对东南亚地区的大量输出。近年来随着考古的发展,在东南亚本地出土(水)了大量的龙泉外销青瓷,也充分印证了这一点。东南亚发现的龙泉外销瓷的年代,主要集中在南宋以后至明代中期以前,明代中后期以后数量逐渐减少。

东南亚地区发现的龙泉外销瓷,器形有碗、盘、洗、瓶、香炉、罐、梅瓶、高足杯、盆、盒、壶、匣等,其中以碗、盘、罐较为多见。在当地的用途主要为:生活用器、祭器、随葬用器、葬具和陈设器等。其中将龙泉青瓷用作祭器,在泰国较多,将龙泉青瓷用作随葬器,在菲律宾较为普遍,但随着伊斯兰教的传入,龙泉青瓷被用作随葬器逐渐减少,将龙泉青瓷用作陈设器,主要集中在东南亚上层社会。龙泉青瓷大量外输东南亚地区,对当地的制瓷手工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泰国的宋加洛窑所产青瓷以及越南青瓷,在器形、纹饰、装饰技法等各方面均模仿龙泉窑。

Archaeological Ceramics Found in Eastern and Southern Asia, A.D. 800-1400, edited by Chuimen Ho, center of Asian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4, p.272.

- [3] Amara Srisuchat, *Discovering Chinese Yue and Longquan Green Glazed Wares and Reconsidering Their Socio-economic Rol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Ancient Communities in Thailand*, *New Light on Chinese Yue and Longquan Wares—Archaeological Ceramics Found in Eastern and Southern Asia, A.D. 800-1400*, edited by Chuimen Ho, center of Asian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4.
- [4] *Chinese Porcelain Found In The Philippines*, paper read by Mr. J. M. Addis on 30th 1968, *Transaction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Vol.37. 1967-69, printed by Commercial Colour Press Plc, London, England, pp.17-20.
- [5] John N. Miksic, *Beyond the Grave: Excavations North of the Keramat Iskandar Shah*, 1988, *Heritage*, Vol.10, pp.34-56.
- [6] Ecole Francaise d'Extreme-Orient, History. [EB/OL]. [2012-04-20] <http://www.ias.nl/iasn2/general/ecole.txt> [Accessed Date: 24 September 2003]. 转引自《陶瓷下西洋——十二至十五世纪中国外销瓷》,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陶瓷下西洋研究小组,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6页。
- [7] 前揭《陶瓷下西洋——十二至十五世纪中国外销瓷》,第47页。
- [8] 叶文程等:《试述浙江青瓷的对外输出》,《南方文物》1989年第3期,第24页。
- [9] [日]三上次男:《陶瓷之路——访东西文明的接点》,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编《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资料》第三辑,1983年。
- [10] 叶文程:《宋元时期龙泉青瓷的外销及其有关问题探讨》,《中国古陶瓷论文集》,紫禁城出版社1987年,第55页。
- [11] E. Edwards McKinnon, *Ancient Shipwrecks in Indonesian Waters: The Ceramics Cargoes*, *Himpunan Keramik Indonesia/The Ceramic Society of Indonesia*(2001).
- [12] Marie Rrance Dupoizat, *The Ceramic Cargo of a Song Dynasty Junk Found in the Philippines & its significance in the China-South East Asia Trade*, *South-East Asia & China: Art Interaction Commerce*, *Colloquies on Art and Archaeology in Asia*, No.17, University of London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1995.
- [13] Amara Srisuchat, *Discovering Chinese Yue And Longquan Green Glazed Wares and Reconsidering Their Socio-Economic Rol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Ancient Communities in Thailand*, *New Light On Chinese Yue and Longquan Wares: Archaeological Ceramics Found in*

[1] 元·汪大渊著、苏继庠校释:《岛夷志略校释》,中华书局1981年。

[2] Abu Ridho, *Zhejiang Green Glazed Wares Found in Indonesia*, *New Light on Chinese Yue and Longquan Wares:*

- Eastern and Southern Asia, A.D. 800-1400*, edited by Chuimei Ho, center of Asian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4, pp.212-228.
- [14] [EB/OL] [2012-04-20]http://66.39.39.58/turiang/location.html.
- [15] E. Edwards McKinnon, *Ancient Shipwrecks in Indonesian Waters: The Ceramics Cargoes*, *Himpunan Keramik Indonesia/The Ceramic Society of Indonesia*(2001).
- [16] [EB/OL] [2012-04-20]http://www.maritime-explorations.com/bakau%20artefacts.htm.
- [17] [EB/OL] [2012-04-20]http://www.maritimeasia.ws/exhib01/pages/p014.html.
- [18] Bobby C. Orillaneda, Underwater Archaeology Section National Museum of the Philippines, *A View of a Late 15th Century Trading Vessel in the Philippines: The Sta. Cruz Shipwreck*, *Symposium on Chinese Ceramic Trade in Southeast Asia 12-14 March 2007*, Singapore, pp.1-7.
- [19] Marie-France Dupoizat, CNRS/ EHESS, Paris, *The < Investigator> Shipwreck*, *Symposium on the Chinese Export Ceramic Trade in Southeast Asia*, 12-14 March 2007, Singapore, Organised by Asia Research Institut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 [20] Alya B. Honasan, *The Pandanan Junk: the Wreck of a Fifteenth-Century Junk Is Found by Chance in a Pearl Farm off Pandanan Island*; Eusebio Z. Dizon, *Anatomy of a Shipwreck: Archaeology of the 15th century Pandanan Shipwreck*; Allison I. Diem, *Relics of a Lost Kingdom: Ceramics from the Asian Maritime Trade*, *The Pearl Road, Tales of Treasure Ships in the Philippines*, Christophe Loviny, 1996. 转引自吴春明:《环中国海沉船——古代帆船、船技与船货》,江西高校出版社2003年,第31页。
- [21] 沉船时代为14-15世纪,具体参见 *Chinese Shipwreck Treasures Revealed* [EB/OL] [2012-04-20]http://www.forbes.com/2001/04/04/0404hot.html. 转引自前揭《陶瓷下西洋——十二至十五世纪中国外销瓷》,第55页。
- [22] 1957年从龙泉大窑到高祭头路段以及溪口和庆元县境内窑址进行系统调查;1958年初夏,对龙泉东区以及云和紧水滩坝址以上地段(紧水滩水电站规划淹没区)进行系统调查;1959年瓯江水库文物工作组进行考古调查;1960年,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于1-3月对大窑窑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同年4-5月又对金村窑址进行了发掘,与此同时对溪口窑址又进行了调查和小规模的试掘;20世纪70年代中期,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对紧水滩电站工程建设淹没区(自龙泉市城东郊梧桐口至云和赤石龙门乡紧水滩)进行第二次考古调查,并于70年代末期,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组成的紧水滩工程考古队,在库区范围内开展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和发掘,此次发掘活动自1979年初一直进行到1983年5月底,历时近五年;1982-1983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龙泉县双平乡源口林场窑址的考古发掘,2006年9月开始,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浙江省文物研究所和龙泉青瓷博物馆联合对龙泉窑大窑枫洞岩窑址进行了发掘。
- [23] [30] [34]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龙泉东区窑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359、235页。
- [24] 笔者曾于2006年9月至2007年1月期间参与了龙泉大窑枫洞岩窑址的发掘工作。
- [25] The Second George De Medasce Memorial Lecture, *Oriental Ceramic Excavated in North Sumatra*, paper read by E.P. Edwards Mckinnon on 16th September, 1976, *Transaction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Vol.41, 1975-77, printed by Commercial Colour Press Plc, London, England, p.93.
- [26] 苏门答腊出土的这件碗,与龙泉东区BY13T1出土的一型式碗形制相同。《报告》共将出土物分为八段四期,该种形制的碗属于第三段南宋早期。具体参见前揭《龙泉东区窑址发掘报告》(以下简称《东区报告》)第二章《山头窑窑址群》及第五章《各窑产品的分期与年代》。
- [27] *Chinese Porcelain Found In the Philippines*, paper read by Mr. J. M. Addis on 30th 1968, pp.17-20, *Transaction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Vol.37, 1967-69, printed by Commercial Colour Press Plc, London, England, Plate24-a.
- [28] 张柏:《中国出土瓷器全集》江西卷,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67页。
- [29] E. Edwards Mckinnon, *Yue and Longquan Wares in Sumatra*, *New Light On Chinese Yue and Longquan Wares: Archaeological Ceramics Found in Eastern and Southern Asia, A.D. 800-1400*, edited by Chuimei Ho, center of Asian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4, pp.284-298.
- [31] Abu Ridho, *Zhejiang Green Glazed Wares Found in Indonesia*, pp.265-272, *New Light on Chinese Yue and Longquan Wares: Archaeological Ceramics Found in Eastern and Southern Asia, A.D. 800-1400*, edited by Chuimen Ho, center of Asian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4. p.271, Plate2-B.
- [32] [44] [45] 张柏:《中国出土瓷器全集》浙江卷,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87、217、210页。
- [33] E. Edwards McKinnon, *Ancient Shipwrecks in Indonesian Waters: The Ceramics Cargoes*, *Himpunan Keramik Indonesia/The Ceramic Society of Indonesia* (2001), p.297, Plate3-F.
- [35] John N. Miksic, *Recently Discovered Chinese Green Glazed Wares of the Thirteenth and Fourteenth Centuries*

- in Singapore and the Riau Islands, pp.229-250. *New Light on Chinese Yue and Longquan Wares: Archaeological Ceramics Found in Eastern and Southern Asia, A.D. 800-1400*, edited by Chuimen Ho, center of Asian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4, Plate2-A&B.
- [36] Amara Srisuchat, *Discovering Chinese Yue and Longquan Green Glazed Wares and Reconsidering Their Socio-Economic Rol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Ancient Communities in Thailand*, pp.213-228, *New Light On Chinese Yue and Longquan Wares: Archaeological Ceramics Found in Eastern and Southern Asia, A.D. 800-1400*, edited by Chuimei Ho, center of Asian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4.
- [37] Amara Srisuchat, op. cit., p.228.
- [38] Abu Ridho, *Zhejiang Green Glazed Wares Found in Indonesia, New Light On Chinese Yue and Longquan Wares: Archaeological Ceramics Found in Eastern and Southern Asia, A.D. 800-1400*, edited by Chuimei Ho, center of Asian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4, p.272, Plate3-D.
- [39] 陈永志主编:《内蒙古集宁路古城遗址出土瓷器》,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95页。
- [40][42][43][46] Mr. J. M. Addis, op. cit., Plate23-b, Plate23-c, Plate24-b, Plate24-c.
- [41] 前揭《内蒙古集宁路古城遗址出土瓷器》,第96-97页。
- [47][48] 张柏:《中国出土陶瓷全集》福建卷,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45、146、147页。
- [49] [EB/OL] [2012-04-20] <http://66.39.39.58/turiang/location.html>.
- [50] [日]矢部良明:《宋元の龙文様と元瓷》,《Museum》242号,1971年,第4-26页。
- [51] 《元典章》卷二九《礼部二·礼制二·服色》所载 贵贱服色等第 法令。《元史·刑法志四·禁令》也提到这条法令,可惜没说颁布法令的时间。关于这条法令的讨论,参见张帆:《读<元典章>校<元史>》,《文史》第3辑,中华书局2003年。
- [52] Abu Ridho pp. cit., Plate1-b.
- [53] [EB/OL] [2012-04-20] <http://www.maritime-explorations.com/bakau%20artefacts.htm>.
- [54] Bobby C. Orillaneda, Underwater Archaeology Section National Museum of the Philippines, A View of a Late 15th Century Trading Vessel in the Philippines: The Sta. Cruz Shipwreck, *Symposium on Chinese Ceramic Trade in Southeast Asia* 12-14 March 2007, Singapore, pp.1-7.
- [55] [EB/OL] [2012-04-20] <http://maritime-explorations.com/thailand%20artefacts.htm>. 该沉船发现于春武里省梭桃邑港水下45米处,船上所载货物绝大部分是泰国瓷器,器型较小的瓷器被放在大的罐子里,另外还有一
- 些中国青花瓷器和越南水注。
- [56] [EB/OL] [2012-04-20] <http://www.maritime-explorations.com/thailand%20artefacts.htm>. 该沉船位于克朗奥(Klang Aow)南60海里,水下55米处,共出水了8000件泰国瓷器,其中包括许多储物罐,罐内装有小型瓷器,另外还出水了几件中国青花瓷器、越南水注等。
- [57] Amara Srisuchat, *Discovering Chinese Yue And Longquan Green Glazed Wares and Reconsidering Their Socio-Economic Rol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Ancient Communities in Thailand*, pp.312-224, *New Light On Chinese Yue and Longquan Wares: Archaeological Ceramics Found in Eastern and Southern Asia, A.D. 800-1400*, edited by Chuimei Ho, center of Asian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4. 该沉船出水了很多花岗岩,可能作为压仓石,也可能是船上所载的货物,除此之外,还有萨万克萎克窑的瓷器以及明代晚期瓷器。
- [58] Jeremy Green and Vidya Intakosai, The Pattaya wreck Site Excavation, Thailand, An interim report. IJNA(1983) 12.1:3-13; Jermy Green and Rosemary Harper, The Excavation of the Pattaya Wreck Site and Surey of Three Other Sites, Thailand, Australian Institute for Maritime Archaeology Specoal Publication No.1, 1983. 转引自吴春明:《环中国海沉船-古代帆船、船技与船货》,江西高校出版社2003年,第31页。该沉船发掘出很多锥形铅锭,部分宋加洛窑所产陶器、中国东南沿海元明时的陶器以及晚明青花瓷器残片。
- [59] Cynthia Ongpin Valdes, Allison . Diem, Saga of the San Diego (AD1600), National Museum, Inc. Philippines, 1993; [日]森村健一:《菲律宾圣迭哥号沉船中的陶瓷》,《福建文博》1997年第2期。转引自前揭《环中国海沉船-古代帆船、船技与船货》,第30-31页。沉船上的出土物达34407件,其中陶瓷器5671件,有代表性的是景德镇和漳州生产的所谓 克拉克 青花瓷器,还发现了2400余件金属制品,包括大型铁锚、铁炮、炮弹、殖民墨西哥的菲利普-世纪时期银币、金项链、金簪、金饰品。
- [60] [EB/OL] [2012-04-20] <http://www.maritimeasia.ws/exhib01/pages/p015.html>. 该沉船发现于水下46米,距离海岸线约40海里。共有超过21000片瓷片被修复,主要是 Si-satchanalai 窑青瓷,同时还有一些中国和越南青花瓷出土,但是没有素可泰(Sukhothai)窑瓷器发现。
- [61] [EB/OL] [2012-04-20] <http://www.maritimeasia.ws/exhib01/pages/p016.html>. 该沉船被发现于水下53米,距离马来西亚最近的岛屿39海里。发现约有170件中国青花瓷器和30件素可泰和西萨差那莱窑釉下彩瓷片,其中六片瓷片有宣德款,但是发现没有青瓷。
- [62] [EB/OL] [2012-04-20] <http://66.39.39.58/exhib01/pages/p017.html>. 该沉船被发现于距离最近岛屿12海里,水

- 下53米处。沉船所出水瓷器中有素可泰和西萨差那莱釉下彩瓷器,还有数百件大型的信武里罐,没有发现青瓷。
- [63] [EB/OL] [2012-04-20]http://maritime-explorations.com/phu%20quoc.html.该沉船位于越南西海岸的富国岛水下11米处,系东南亚风格船只,可能造于泰国,所载货物几乎全是泰国瓷器,大部分为萨万卡娄克窑瓷器,质量很好,从沉船的位置来判断,可能目的地为菲律宾,除了瓷器外,还有铁矿石、铅锭、锡锭和青铜质石灰容器。
- [64] [EB/OL] [2012-04-20]http://203.208.33.101/search?q=cache:J4xztTjO9EJ:www.ari.nus.edu.sg/docs/wps/wps03_016.pdf+Longquan+wreck&hl=zh-CN&ct=clnk&cd=10&gl=cn&st_usg=ALhdy2-eOimHPJeKjYplw-NOB6AE8ShUvQ#20.该沉船被发现于越南的惠安海岸水下70米深处,共装载有150000片越南瓷器,大部分为青花,有一些还有釉上珐琅彩,这些瓷器风格深受中国的影响。
- [65] [EB/OL] [2007-12-30]http://www.maritime-explorations.com/binhthuan.html.该沉船位于距离越南南部平顺省海岸40里,水下40米处,有档案正式该船船主为Sin Ho,在替荷兰人从中国向柔佛运送中国货物时,途经越南南部遭致沉没。船上所载货物有窑瓷器、青花瓷、珐琅彩瓷器,此外还有锁、秤、筷子、铜合金的碗和盘、铁锅等。
- [66] [日]青柳洋治:《东南亚发掘的中国外销瓷器》,《南方文物》2000年第2期。
- [67] 徐军:《从枫洞岩窑址的发掘试析元明龙泉青瓷分期和特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龙泉大窑枫洞岩窑址》,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11页。
- [68] 《乾隆龙泉县志》卷三,成文版同治刊本,第212页。
- [69] 王光尧先生在《关于清宫旧藏龙泉窑瓷器的思考——官府视野下的龙泉窑》认为,导致龙泉青瓷衰落的原因有三点:一,自成化时期开始,龙泉御窑的停烧和皇宫不再大量需求龙泉窑青瓷器,使得龙泉窑场失去了官府在机制和经济两方面的支持,产品质量迅速下降;二,景德镇官、民窑场的竞争使得龙泉窑逐渐退出皇宫需求并在生产上走向衰落;三,龙泉青瓷由于大量被仿制而导致的其在创新方面的缺失,自身质量下降。参见王光尧:《关于清宫旧藏龙泉窑瓷器的思考——官府视野下的龙泉窑》,前揭《龙泉大窑枫洞岩窑址》,第26页。
- [70] 李冰:《明代龙泉窑衰落原因初探》,中国古陶瓷学会编,《中国古陶瓷研究·龙泉窑研究》,紫禁城出版社2011年,第149页。
- [71] [72] [73] [76] 宋·赵汝适原著、杨博文校释:《诸藩志校释》,中华书局1996年,第61、28、136、144页。
- [74] 明·张燮:《东西洋考》卷四《西洋列国传》文郎马神条,中华书局1981年,第85~86页。
- [75] 明·马欢《瀛涯胜览》,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6页。
- [77] 唐杏煌、苏垂昌:《中国古代瓷器在国外社会生活中的使用和影响》,《景德镇陶瓷》,《中国古陶瓷研究专辑》1983年第一辑,第134页。
- [78] [英]J·M·艾迪斯著、曹今译:《在菲律宾出土的中国陶瓷》(于1968年5月30日宣读的论文),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编印:《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资料》第一辑,1981年,第45~46页。

(责任编辑 沈 骞)

A Discussion of the Longquan Porcelains Unearthed in Southeast Asia: The Site Condition, Periodization and Others

XIANG Kun-peng

(The Palace Museum, Beijing, 100009)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a large quantity of Longquan porcelains spanning from the late Northern Song to the mid-Ming have been discovered from some land sites or under-water wrecks in Southeast Asia. These discoveries to a certain extent reflect the history of Longquan porcelains being shipped to Southeast Asia. These porcelains are of various types including bowls, plates, washing utensils, bottles, incense burners, jars, high-foot cups, basins, boxes, pots, and water containers, of which, bowls, plates and jars take the majority. These porcelains were mainly used in local as living utensils, ritual wares, funeral objects, tomb furniture, and decorations. The large export of Longquan porcelain to Southeast Asia asserted significant influence to the local porcelain manufacture.

Key words: Southeast Asia; Longquan celadon porcelain; unearthed/unwatered